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淙山讀周易卷八

宋 方寔孫 撰

上經

䷚ 震下艮上

頤序卦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伊川曰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于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順養

之道也貞吉伊川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于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伊川曰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誠齋曰上覆下承衆齒林然卦之形也潘氏曰口虛而無實則不足以養必求以實其口也古者士農工商各食其業口實貴乎自求也

頤養得其正則吉下三爻屬乎震動皆言凶上三爻屬乎艮止皆言吉頤貴知止如謹言語節飲食之類不可輕動也故初九爻首以朵頤為戒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疏云頤養也貞正也所養得正則有吉也觀頤觀

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伊川曰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道也自求口實謂其求自養之道皆以正而吉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疏云以所養得廣故云大矣哉伊川曰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養育萬物正而已矣聖人作養賢才與之共天位食天祿以施澤于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又曰萬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隨時得宜所養者大亦唯其正也頤卦既曰觀頤初九又曰觀我朶頤凶既曰貞吉六三又曰拂頤貞凶六二以顛頤而凶

六四又以顛頤而吉六二以拂經而凶六五又以拂經而吉六五曰不可涉大川上九又曰利涉大川可以觀其時矣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疏云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頤之為用下動上止伊川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謹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潘氏曰言語出于口而不可入飲食入于口而不可出君子之所不敢輕也

先曰謹言語者君子自求口實以謹言語而為先以節飲食而為後意在養德亦不急于養口體也曰謹曰節皆取不敢輕動之意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疏云朶是動義伊川曰九陽體剛明其才知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知可以不求養于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于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潘氏曰陽實陰虛所以能自養也居頤之時有自養之道不能養其大者從觀乎他人頤

頤之間亦不足貴也龜靈物而養氣者也

龜能不食而自養于下初九陽爻在下而剛實可以自養然應于六四屬于震體先動于其初故有朵頤之戒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伊川曰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于剛陽若反下求于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往于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非道妄動是以凶也誠齋曰自上下下曰顛言從初九倒置也自下上上曰拂言從上九違常也丘上九也艮為山 象曰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伊川曰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白雲曰二五類也不謀其養故言失類藹氏曰初九上九皆非其與故言失類

二五相應以君養臣是易之常經彖所謂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者也頤卦六二應于六五皆陰虛爻也以虛應虛不足以爲養使六二而下求養于初九之陽爻是顛倒而求頤養也故曰顛頤使六二而上求養于上九之陽爻則拂六五而從上九是拂經也故曰于丘頤征凶是初九上九皆非六二之所當從也爲

六二者唯當以義而從于六五未暇為禄食計觀其自養不至于失類而凶後世如馮異能從光武于豆粥之時則知此義矣

六三拂頤貞凶伊川曰三以陰柔之資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于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十年勿用无攸利伊川曰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伊川曰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六五為頤之主陰爻虚乏无可為養六三柔而不中

應于上九而不從六五違拂于道是大悖者也雖上九與之而為正應貞亦凶矣故戒之曰十年勿用无攸利是頤養不得其正者終凶也

六四顛頤吉伊川曰初九以陽剛居下在下之賢者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于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虎視眈眈伊川曰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實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人不敢易其欲逐逐无咎疏云六四身處上體又應于初陰而應陽又能威嚴寡欲所以吉也白雲曰顛頤求養也虎視眈眈

其欲逐逐自養也虎視所以養威容于外又逐逐去其欲所以養心于內也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伊川曰顛頤求養所以吉者葢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二顛頤則凶謂其下求養于初九非正應也六四顛頤則吉謂其下求養于初九之賢者是其正應也頤養正則吉六四處近君之位又能自養其威儀于外如虎視耽耽人不得以輕之屬于艮止之體又能自養其心屏去私欲逐而又逐使人无得而議之所

以无咎故能上承六五施其光以及于天下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伊川曰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頼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頼人之養是違拂于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剛貞之性故戒以能居正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頼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于周公況其下者乎象曰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伊川曰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六二拂經則凶謂六二不可舍六五而求養于上九

非其正應也六五拂經則曰居貞吉謂六五應于六二皆陰爻也以柔遇柔不足以共濟天下之險難故寧拂經從權而比以上九陽剛之才順以從上不失為居貞而吉也六五曰不可涉大川唯能從于上九則可以有濟故上九爻曰利涉大川其濟人也可知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伊川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己賴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

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又曰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伊川曰若上九之當大任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董溪曰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由豫大有得頤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為六五之所崇尚使天下由之而得所養彖所謂養賢以及萬民卦所謂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者皆上九爻當之也上九處艮止之上居頤卦之終又能危懼自保故終吉而大有慶其自養也可知矣

☱☴ 巽下兌上

大過 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伊川曰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如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時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

棟橈利有攸往亨 伊川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陰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强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檁

陽大而陰小大過卦四陽二陰陽大過于陰也初六上六皆陰爻也彖所謂棟撓本末弱者也初六上六又不言棟撓者二陰柔弱不足過責卦言大者過不言小者過也九二為陰爻所係于下九五為陰爻所係于上皆有枯楊之象不足以言棟是大者之過也為九三者又不應于九五而應于上六滅頂凶之小人是九三之過為尤大也故九三爻曰棟撓凶所以專責九三也唯九四能以陽剛之才上承九五下不

撓于初六之隂柔故九四爻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當大過棟撓之時九四獨有棟隆不撓之象利有攸往乃亨故大過卦六爻唯九四爻獨言吉可見九四為陽剛之君子有以大過人者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伊川曰大者過也過謂陽過也棟撓本末弱也注云初為本而上為末也伊川曰謂上下二隂柔弱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伊川曰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得中是處不失道也下巽上兊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大矣哉伊川曰大過之

時其事甚大故賛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伊川曰澤潤養于木者也乃至滅沒于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

君子當大過之時欲矯天下之弊過于用力獨立不懼為九四之棟隆吉可也若不幸退而窮處則遯世无悶終身无悔不肯如九三之棟橈凶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伊川曰初以陰

柔巽體而處下過于畏謹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柔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于謹也是以无咎誠齋曰巽為白潘氏曰初六以一柔居四陽之下如以白茅藉物過于奉承何咎之有白茅柔而潔也

初六當大過之時自知其才柔弱不足以為大過人之事乃能以柔道而處于巽下之下譬如藉用白茅承四陽于其上是大過于畏謹者也所以无咎彼上六以柔弱之才欲以兑體而處于四陽之上過于求說宜其凶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伊川曰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

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于極矣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又曰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于枯荑謂枯根也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伊川曰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于常分謂九二初六相與之和過常也

九二以陽剛而下係于初六之陰柔如枯楊生根陰有所係于下也故有老夫得女妻之象以老夫而得女妻過于相與是常人之過耳九二處大臣之位而下有所係于陰柔豈非大者過乎故戒之曰无不利欲其无至于不利也唯以九居二應于九五上巽下

說則无不利如彖所謂巽而說行利有攸往者也或謂老夫得其女妻皆无不利則誤矣

九三棟橈凶潘氏曰過剛之時以剛居剛太剛也太剛則折棟橈屋仆不可扶持也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司馬曰九三居陽履剛而在巽體之上剛狠強愎不可輔弼者也

彖曰棟橈本末弱也謂初六上六也九三剛而不中應于上六上六有棟橈之象而九三輔之于下甚不可也大過六爻唯九三與上六皆言凶　上六是為

小人而有大過者也九三是輔小人而有大過者也為小人之過小輔小人之過大故上六爻不言棟橈而九三爻獨言棟橈凶者是大過棟橈之時其罪專在于九三也故象曰大者過也

九四棟隆吉伊川曰四當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撓之義司馬曰九四以陽居陰而在兌體之下剛不違謙能隆其棟者也有它吝伊川曰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于剛雖未至于大害亦可吝也誠齋曰四與初應有他志而撓于下之一陰則吝也戒之也象曰棟隆之吉不撓

乎下也疏云初謂下也下得其拯猶若所居屋棟隆起下必不橈弱

九四上爻九五有屋棟隆起之象應于初六是棟橈而在下者也他有私累則吝而不足矣唯九四應于初六但取者柔謹而不取其他合于巽而說之義不橈乎下所以吉也

九五枯楊生華伊川曰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又曰枯楊不生所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司馬曰華者已榮而將落也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伊川曰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又曰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

言其可醜也司馬曰上以衰陰附于盛陽其于國也如驕陽之君以愚庸之臣附之雖幸而无咎不足以為譽也五居中履正故无咎輔弼非人故无譽也誠齋曰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婦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稊陰有所係于下九二之與初六是也枯楊生華陰有所係于上九五之與上六是也枯楊不生根而生華其能久乎又言以九二而乘初六有老夫得其女妻之象猶未甚害以上六而乘九五有老婦得其士夫之象雖无過咎亦无美譽陽不可以大過

陰尤不可大過于陽也九五在兑體而得中應于九二所以无咎不幸為上六所乘故以陽剛之君而不能不累于陰柔所以无譽是亦大者之過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伊川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于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曰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白雲曰其凶自為之不可咎于人也

六陰柔在上象所謂棟橈末弱者也處大過之極而不知反譬如過涉滅頂凶猶不畏死尚何責其棟橈乎故上六爻曰凶又言无咎不言棟橈者不足責也象所謂不可咎者也

☵
坎下坎上

習坎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伊川曰過極則必陷又曰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伊川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其心誠一故

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習重也坎險也坎下坎上重險也一陽陷于中二陰在其上下亦重險也所以亨者二五陽爻皆剛而實有能出坎之道也故曰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唯有孚信則可以有行唯行有可嘉尚則可以出坎若行不以信則行險僥倖可一而不可再一坎未去一坎又來是習坎也將何以出坎乎坎卦下三爻與上三爻

亦不同初六爻曰入于坎窞六三爻亦曰入于坎窞是小人共陷君子之象九二以陽爻而陷于其中其文王在羑里之時乎六四爻曰納約自牖終无咎六四離于坎下已出于坎上納約自牖近于九五能以質素之道感悟其君故六四爻不言坎亦終无咎其文王出于羑里之時乎九五爻曰坎不盈祗既平无咎唯九五為剛中之君不驕盈于上可以致天下既平之治此坎之所以亨也文王事商所望于其君者

如此豈敢謂其君為小人所陷而不能出坎哉故六四上六爻不言坎者不欲言九五之陷于其中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伊川曰兩險相重也初六云習坎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伊川曰水流而不盈陽動于險中而未出于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于坎既盈則出乎坎矣又曰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龜山曰萬折必東行險而不失其信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伊川曰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黃溪曰險在外險也剛在中則亨也君子之歷涉險阻也身雖陷難其心則亨者蓋以剛實之德在中故也夫惟其心亨也則其見于有行也无險之不濟矣

行有尚往有功也伊川曰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伊川曰高不可升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險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王公設險以保人當險之時其用甚大非若上六寘于叢棘徒用陰險以陷人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伊川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而至于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于見聞然後能從司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習教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伊川曰窞坎中之陷處誠齋曰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未足又設險中之險坎窞險也窞險中之險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伊川曰由習坎而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于險乃不失道也

君子觀習坎之象以習教事欲不陷于險也小人觀習坎之象則習陷人于險耳初六陰柔在坎下之下險而又險當坎之時設坎窞以陷九二陽剛之君子終亦自陷于禍不能出坎可見其失道而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伊川曰二當坎陷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伊川曰方為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誠齋曰九二其羑里之事乎

九二為上下二陰所陷未能出于坎險之中唯以九居二剛貞守靜應于九五求小得而不敢躁求有孚維心亨欲待其君之感悟庶幾有可出之時文王處于羑里用是道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伊川曰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居而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于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以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伊川曰進

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

六三處坎下之上而坎上又來于其上故曰來之坎坎六乃隂柔之資三乃多凶之地若行險以求安有險且枕之象則坎將㳙至終入于坎窞而不得出非象所謂往有功者故曰終无功也曰勿用者是小人欲以行險而為出險之計者亦君子所不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伊川曰夫欲上之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

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謂牖為道亦開通之謂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伊川曰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六四柔也九五剛也六四近于九五剛柔交際唯欲盡禮以求通于其君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件件質實庶幾君心感悟有納約自牖之象則終可

以无咎離于坎下而出于坎上是文王出于羑里之時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伊川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伊川曰祇抵也復卦曰无祇悔必抵于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是則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又曰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于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童溪曰祇既平无咎云者蓋深望之也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伊川曰未能平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

水流而不盈曰不盈者未出坎之象也九五陷于險中未能出坎以抵于既平之治則剛中之道猶未光

大也曰未大者猶望其能光大而可以无咎也九二爻象曰未出中也曰未出者亦望其終出也坎卦九二九五皆陷于二陰之中九五言坎九二不言坎者五為出坎之主九二未易以自言也有孚維心積而至于六四納約之時君心感悟故得九五為祇既平之主此坎之所以亨也坎卦六爻唯六四九五爻言无咎九五之所以无咎者亦六四輔之于下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童溪曰上六在上非居險者乃

用險也又曰徽纆刑威之具也叢棘刑威之地也係之徽纆寘之于叢棘之中三歲之久猶不得其情則在人者懼其害而在上者愈增失道之愆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伊川曰至于三歲久之極也

上六處坎之極陰險而不中過于用險者也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為人上者欲設刑獄以陷人于險則失道矣紂囚文王于羑里是也三歲者天道一變之時也上六失道至于三歲終不得變則終至于凶是警之之辭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 序卦曰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伊川曰陷于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麗也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于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虚則為明義又曰萬物莫不各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于貞正得其正則日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

畜牝牛吉 伊川曰牛之性順而又牝馬順之至也既附麗于正必能順于正道如牝牛則吉也誠齋曰牝牛謂二陰皆坤坤為子母牛畜養牛也

說卦謂坤為牛非謂離為牛也離卦二五皆坤爻也

當離麗之時五為君位當麗于上卦而得中如日月

之當麗乎天二為臣位當麗于下卦而得中如百穀草木之當麗乎土上下各有所麗唯利于貞正則吉也又曰六二以柔順之道應于六五順而又順有牝牛之象為六五者虛中而明能以柔順之道而下應于六二之大臣有畜牝牛者之象此離之所以為吉也六五爻象曰離王公也以王公而當其象或謂離卦以六五為牝牛則誤矣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伊川曰離麗也謂附

麗也如日月則麗于天百穀草木則麗于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不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得其正則能亨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剛而易動其履錯然幾失于躁唯明而知敬安居于離下之下是知所麗而避咎者也故得无咎

六二黄離元吉伊川曰二居中得正麗于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

云黄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于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以柔居柔在離下而得中故有黄離之象應于六五柔中之君所以大善而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伊川曰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没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誠齋曰年過而耋位過而昏如日之昃也其能久乎免此者其惟衛武公乎九三下卦之極故為日昃大耋離為日九老陽三不中故昃

離卦下三爻皆麗于下卦者也初九以敬而无咎六二以中而得吉唯九三剛而不中居下卦之上當日昃之時使其不順常而自樂徒以日暮途遠而為嘆則无所不為矣後世如桓溫因老而求九錫即九三所謂大耋之嗟凶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疏云突然而至忽然而來焚如死如棄如注云其明始進其炎始盛故曰焚如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終故曰死如違于離義无應承衆所不容故曰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伊川曰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

棄天下所不容也

九四剛而不中欲離于下卦而迫于六五之君位人所不容者也曰突如者惡其暴也曰其來如者惡其至也曰焚如者惡其凶燄也曰死如者惡之欲其死也曰棄如者惡其未死又欲與衆共棄之也可以為剛而不麗乎正者之戒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伊川曰六五居尊位而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五在下无助獨附麗于剛强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

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伊川曰所麗得三公之正位也

六五為柔中之君又能虛中而明不敢自恃而求應于六二之大臣故當文明之時離王公之位未嘗自以為樂出涕戚嗟居安慮危所以吉也王者以天下之君而言也公者以一國之君而言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伊川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上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

横渠曰離道已成而不附然後可征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伊川曰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失于嚴察矣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伊川曰明照而明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治正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上九當離道已成之時天下猶有未服而不麗于正者如九四突如之類則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若可嘉尚矣然折其魁首獲匪其醜斯可无咎終不敢過于

用剛此離之所以麗乎正也

涼山讀周易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淙山讀周易卷九

宋 方寔孫 撰

上經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乾先坤後天地之道有上下也坎離者乾坤之中氣也坎為中男離為中女人位乎中所以配天地而為三才也下經言坎離中氣之外有艮兌震巽之各有上下艮下兌上即咸卦也艮為少男兌為少女男女皆少相感于初未可容心故下

經始于咸卦言咸而不言感是男女之道也巽下震上即恒卦也巽為長女震為長男男女皆長則有夫婦之道故咸卦之後受之以恒艮兌震巽所以為下經之用也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嗚呼易道自男女夫婦以至于父子君臣各有上下

易所以有上經下經也夫婦之道欲正于男先下女之初故下經始于咸卦首言利貞取女吉也下經不終于既濟而終于未濟者言人道無窮坎離之交亦各有上下也離下坎上六爻奇耦皆得位則為既濟坎下離上六爻奇耦皆失位則為未濟善觀易者可以意悟矣

下經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伊川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又曰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又曰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女說而應也又曰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又曰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

取女吉伊川曰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正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咸所以亨者利乎正也咸卦六爻就人身上取象初六曰咸其拇六二曰咸其腓九三曰咸其股九五曰咸其脢上六曰咸其輔頰舌唯九四爻取象在于脢之下股之上雖有心之象而不言心亦不言咸以見咸有取女之義不可以有心而言也若夫聖人之感天下不可皆以无心而言也故彖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彖曰咸感也伊川曰咸之義則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

與伊川曰兌女在上艮男居下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伊川曰艮止于下篤誠相下也兌說于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伊川曰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者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萬物之情凡有所感者皆以正而吉又不獨取

女爲然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于人夫人虛中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白雲曰卦无虛之象而咸有虛之義

咸卦言咸而不言感感以無心是虛之義也

初六咸其拇伊川曰拇足大指龜山曰拇係于足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伊川曰初志之動感于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不足以進也

初六居下卦之下有拇之象與四爲應志雖在外然

屬于艮體之初止而未行譬如拇雖能動上係于足猶有待而後可以行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伊川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潘氏曰行乃求乎上乃凶道也居以俟之不亦吉乎順理而處何害之有

六二在初之上三之下猶腓在于拇之上股之下也腓未行而先動其象雖凶然以六居二其居則吉與五為應則得艮體之正是處順而不害乎正者也故

能反凶而為吉艮六二爻亦曰艮其腓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伊川曰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于物也剛陽之才感于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着吝也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伊川曰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下隨人是其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潘氏曰股不能行隨足以行亦不處也

艮為少男一陽為主九三是也兌為少女一陰為主上六是也咸卦艮下兌上是男先下女之象九三應

于上六隨之而動于其下猶股隨身而行亦不處也未失爲咸卦取女之象若執此道以往欲一切隨于他人則吝矣九三以陽剛之才處艮體之上志在隨人所執愈下豈不可羞吝乎

九四貞吉悔亡伊川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龜山曰九四脢之下股之上心之位也不言心者心无不該不可以位言也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伊川曰貞一則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

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伊川曰四說體居陰而應于初故戒以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于感通乃有悔也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潘氏曰憧字從心謂心思之往來不絶也

兌為少女九四當兌體之初不可輕說唯以九居四貞而能靜與初爻為應以正而感心无私係未害于感通之道故貞吉而悔亡又言九四介于二陽之間憧憧往來使其心迹稍有係累及思而得之然後知

從其朋類以應于初爻則未足謂之光大也天下之所謂光大者唯一出于正何以多思多慮為哉故繫辭贊之曰天下何思何慮以見九四之朋從爾思思得其類雖未害正亦未若不思而得者之為光大也故中庸以不思而得為誠者之事

九五咸其脢无咎 子夏傳曰任脊曰脢伊川曰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白雲曰末足以

盡人君之道故曰志末也人君之道如之何感人心而天下平是也

九五在兌體之中若由兌為少女而言則背去私心感于非所見者而說曰咸其脢而无悔者是少女之道也若由九五君道而言則其志在于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所見者大不止于淺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伊川曰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咸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于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者也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伊川

曰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于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兌為少女為口舌上六居兌上之上欲縢口說曰輔曰頰曰舌如此其多也感人之道不在多言婦人女子尤當以多言為戒是咸卦之義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序卦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伊川曰咸夫婦之道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巽震為

恒也男在女上男動于外女順于内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故君子之恒于善可恒之道也小人之恒于惡失可恒之道也恒之所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有攸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

恒利有攸往非謂守常而不知變也唯以正而往則无不利也初六曰浚恒過于求者非恒也上六曰振恒凶過于動者亦非恒也均之為久也九二曰能久中也九四則曰久非其位均之為貞也初六曰貞凶九三曰貞吝六五則曰婦人貞吉均之為恒也六五

曰恒其德九三曰不恒其德九二九四爻又不言恒隨爻不同唯求其正而已矣

彖曰恒久也伊川曰恒者常久之義潘氏曰不曰久而曰常唯常而後久也剛上而柔下童溪曰震長男也而在上此剛上也巽長女也而在下此柔下也雷風相與伊川曰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曰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伊川曰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恒伊川曰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童溪曰以卦體言之則剛上柔下剛柔之常也以卦象言之則雷風相與雷風之常也以卦義言之則巽而動動巽之常也以卦爻言之則剛柔皆應又六爻之常也合此四者恒久之

道然也此卦之所以為恒也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伊川曰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亨之道也故曰久于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于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伊川曰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常久之道人能恒于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伊川曰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又曰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曰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于常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伊川曰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

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伊川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于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象言日月久照是天道之常也象言雷風恒者是天道變化之中亦有常也迅雷烈風不終朝而止矣唯以巽而動此雷風之所以為常也君子觀象以自立其常久之道不易其方是變化之中又有不變者在

于利有攸往之時所謂利正者又未嘗變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伊川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六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也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于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龜山曰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

巽為長女初六以巽體而居恒之初柔而在下是初執婦道者之象也應于九四當以漸合若求望遽深以浚為恒雖貞亦凶无所利矣大凡與人交者貴乎

中禮以漸而合不獨婦道為然也

九二悔亡白雲曰九二无他辭特曰悔亡見止于守常无他事也象曰九二悔亡

能久中也伊川曰九二以中德而應于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又曰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于中也

以九居二貞而能靜巽而得中應于六五是能久之道宜其悔亡而无他辭也恒卦下三爻同屬于巽體初六不幸而應于九四之久非其位者故初六爻曰貞凶九三不幸而應于上六之振恒凶者故九三爻

曰貞吝唯九二應于六五以中合中故能久而无悔也婦道以從夫為正有幸不幸豈可不擇對哉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伊川曰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伊川曰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九三剛不得中不恒其德則羞辱有時而繼至矣將何所容其身乎此爻可以為失婦道者之戒

九四田无禽伊川曰以陽居隂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

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之獲謂徒用力而无成功也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伊川曰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故云安得禽

恒卦上三爻與巽下三爻不同震為長男當動于外非若巽女之當守靜于内也以九居四當動而反靜久非其位泥常而不達變譬如田獵不動于外則无禽可獲非卦所謂利有攸往者也其可恒乎故九四爻亦不言恒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

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伊川曰五應于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陽剛之正則凶也立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常也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制義者也從婦人之道則凶也

恒為夫婦之道六五柔而得中以順為正在婦人之道則吉在夫子之道則凶在人君之道又不待言而知矣六五君位尤當以從婦凶為戒後世如周幽王

之于褒姒晉獻公之于驪姬皆從婦凶者也恒卦九二以九居二是巽女之貞吉者也為六五者從之猶凶況婦女之未必貞者乎

上六振恒凶伊川曰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恒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伊川曰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宜其凶也潘氏曰震體之終動而不常凶則有之功安在哉

恒卦上三爻屬于震體皆言剛動之義九四曰久非

其位是泥于守静者非恒也六五曰從婦凶也是專于順從者亦非恒也上六曰振恒凶是輕于好動者亦非恒也故恒卦曰利貞利有攸往唯利乎正則利有攸往也

䷠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序卦曰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伊川曰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為卦天下有山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避故為遯止之義又曰陰柔方長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

利小貞也

遯卦上四陽爻皆美九三曰畜臣妾吉九四曰君子吉九五曰貞吉上九曰无不利當遯之時猶有四陽在上二陰雖長屬于艮體猶能止于四陽之下而不得以遽進此遯之所以亨也故遯卦有小人遯止之義四陽在上二陰在下小人不得以陵君子如山之不得陵乎天是遯之卦象也然四陽皆君子之類為九四九五上九者屬于乾體處于上卦則其遠二陰

也爲甚易爲九三者乃與二陰同屬于艮體處于下卦則其遠二陰也爲甚難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九三以陽剛之才欲畜止二陰于其下可以小利貞而不可遽正以大事九三爻象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即卦所謂小利貞者也以君子而善處小人其道如此或謂君子處遯之時皆欲遯去以避小人則誤矣向使君子皆欲遯去則遯何時而可以亨乎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伊川曰雖遯之時君

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于遯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伊川曰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者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之救哉

遯之時義大矣哉

誠齋曰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

當遯之時君子能小利貞而有補于天下也甚大故贊之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伊川曰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遯之象也童溪曰自下而觀之以為山之顛即天也及據山之顛以觀天愈高愈遠愈不可及此君子與小人遠絕之勢然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伊川曰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誠齋曰孔子與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驩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初六遯尾厲伊川曰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疏云不如不往即无災害何災者猶言无災也

初六以陰爻在艮下之下猶小人當止之于其初也

故戒之曰遯尾厲若不止之于其初徒欲遣遯之于

其尾其危厲可知矣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爻曰君子吉小人否為九四者能隔遠小人于其初勿使之有攸往則初六屬于艮體亦能止于其下不至為後災于其尾陰不驟盛何災之有此遯之所以亨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伊川曰二以中正順應于五五以中正親合于二其交自固黄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其固如執繫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伊川曰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遯卦二陰方長之時六二柔順得中屬于艮體靜而知止不敢陵四陽于其上是小人亦有可止之道也以六二固志之大臣應于九五正志之君如執之用黄牛之革其固志也不可勝言故六二爻獨不言遯

九三係遯有疾厲伊川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伊川曰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

九三比于六二苟私有係累則力不足以止小人有

疾而憊其危厲可知矣唯九三以陽剛之才屬于艮體知小人之不可以任大事故但以畜止臣妾之道而畜止二陰于其下不失于詭隨亦不失于太激即卦所謂小利貞者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伊川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如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于所好牽于所私至于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伊川曰君子雖有所好而能遯不失于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于不善也

遯卦九三與二陰同屬于艮體思所以止二陰于其下可謂難矣九四應于初六是其所好者也然九四屬于乾上俯視二陰已如天山之勢相去而不相及君子則吉小人則否界限截然君子亦不能與小人而同所好也九四好遯處于衆陽之間既與君子而同吉人能不暱于所好而欲遯去初六之小人此九四之所以為君子吉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疏云小人應命不敢為邪

是五能正二之志故成遯之美也潘氏曰遯雖陰長正之在君耳正心以正朝廷故曰以正志也

九五以剛中之君為衆陽之主志正于上以貞而吉應于六二又欲遯去小人所以為嘉遯也五君位也

或謂九五亦欲遯去君位則誤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伊川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耳謂寛綽有餘裕也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伊川曰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

上九居遯之終是遯既亨之時君子功成名遂无不

利矣則可以肥遯而去亦无所疑後世如張子房辭漢于帝業已成之後者是也向使君子處遯之時未能遯止小人于其下徒欲遯去以避小人而為得計則天下受其害矣安得謂之无不利哉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伊川曰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又曰大壯之道利于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大壯卦四陽壯于下而六五柔于上是臣強君弱之

時也君猶天也物莫大于天矣雷在天上大壯孰有大于天者乎惟九四爻曰貞吉悔亡離于下卦而能安于六五之下譬如大輿能載六五于其上此四陽之所以為大壯利貞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注云大者謂陽爻伊川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長已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為大者壯與壯之大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伊川曰大者既壯則利于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壯也四陽盛長以壯而為大也剛以動故壯乾剛而震動乾下而震上是大壯卦體也又言大壯有利貞之義大者正也以正為大不以壯為大則四陽雖剛當在于下六五雖弱當在其上君猶天也臣猶地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伊川曰雷震于天上大而壯也君子以非禮弗履

注云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也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也伊川曰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

雷在天上大壯天威不可犯也君子觀象以非禮弗

履故四陽雖剛當伏于六五之下而不敢犯其上此大壯之所以為正大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伊川曰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伊川曰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初九有征凶之戒壯而在下者尤不可以妄行也夫初九亦曰壯于前趾

九二貞吉伊川曰二雖以陽剛居大壯之時然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伊川曰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

九二剛而得中能以乾體而安于下卦即卦所謂大者正也應于六五柔中之君其貞吉可知矣故九二爻不言壯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伊川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白雲曰君子罔以壯為用也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疏云以壯為正其正為危故曰貞厲也以此為正狀似羝羊觸藩也必拘羸其角矣伊川曰羊

壯于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故必羸其角也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于摧困也童溪曰九四居前在二卦之間而為二體之限此藩之象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以陽居剛在下卦之上若以小人處此則剛不得中欲自用以為壯譬如羝羊欲用角以觸藩籬徒以自羸困其角耳唯君子則不然以九居三剛貞自守猶懼危厲況敢自用以為壯乎故曰君子用罔文象又但言罔而不言用以見君子之不自用也

九四貞吉悔亡伊川曰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藩決不羸伊川曰藩所以限隔也藩羸決開不復羸困其角也壯于大輿之輹伊川曰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伊川曰尚往其進不已也

九三上進猶有九四當其前是藩籬之象也九四若欲進而迫于六五則前无障碍是藩決之象也為九四者剛而守靜當藩決之時不肯如九三之羸其角故曰藩決不羸又能勉力以上承六五柔中之君譬

如大輿有輹安于其下可以尚載而有往此九四所以貞吉而悔亡也大壯卦上四爻因羊而取義六五為喪羊于易之主九三爻言羸其角九四則不言角而言不羸九三上六爻皆言觸藩九四則言藩而不言觸九三上六爻皆言羝羊九四則不言羊以見九四為君子之象不觸不羸亦不可以羊言也羊者狠暴之物所以喻小人也或謂大壯之君子亦欲剛狠與羊无異則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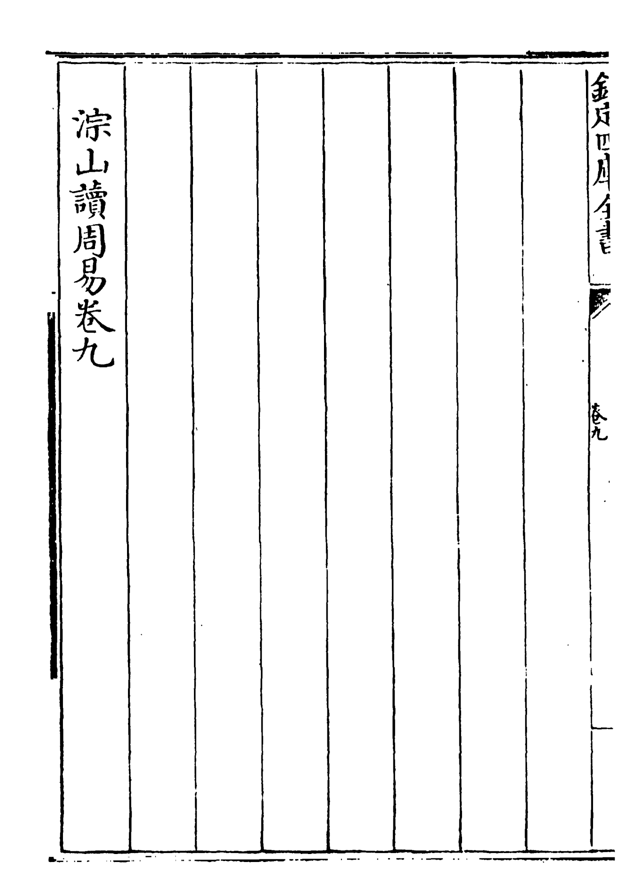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伊川曰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伊川曰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

六五以陰柔而處君位雖不當位所以无悔者賴有四陽在下以禮為大而不以壯為大故能以和易之道而消去小人狠暴之習是喪羊于易之象也羊所

以喻小人也九三有小人用壯之象上六與九三爲應故九三上六爻皆言羝羊以見狠暴者之非人類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伊川曰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爲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用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伊川曰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伊川曰過咎不長乃吉也

六五為喪羊于易之主又有四陽助之于下矣上六才本陰柔在无位之地震動已極欲乘六五而居其上譬如羝羊陰狠雖欲觸藩亦无角之可以羸困徒見其不能退不能遂无所往而可利九三言角上六爻所以不言角也為上六者屬于震體唯能震懼知難而止過咎不長則避凶而趨吉是易之所以教也後世有以陰狠之小人而敢圖跋扈者可以戒矣





淙山讀周易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淙山讀周易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 涂山讀周易卷十

宋　方實孫　撰

## 下經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伊川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予之厚又見親禮

晝日之中至于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于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誠齋曰晉之世上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已之明下則諸侯進乎順有不已之報進乎德如日之出于地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乎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不已故上燭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者頻也又曰離為日日出地為晝三接下接三陰也又曰康侯天子鎮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安

晉卦下三爻屬坤有康侯之象皆欲以坤順而進也

初六曰晉如摧如六二曰晉如愁如六三不言晉者何也九四沮之于其上六三未得進也九四爻曰鼫

鼠貞厲位不當也當晉晝大明之時九四剛而不中貪如鼫鼠上據近君之位欲沮康侯于其下使未得進此六五之所當察也唯六五屬于離體虛中而明知初六六二六三之為皆順思所以鎮撫之于其上錫馬蕃庶又有晝日三接之禮所以待初六六二六三者如此其厚故得九四退聽如鼫鼠之晝伏而不敢動此其所以為晉晝之時也

彖曰晉進也伊川曰明進而盛也明出于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

包明盛之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伊川曰明在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于離以順麗乎大明是順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　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伊川曰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伊川曰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于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　君子以自昭明德伊川曰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明出地上地屬于陰待日而明也君子觀象故處于

幽隱之地自昭明德以待其君之見知然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可以愈進而顯榮也若由君德而論則明出地上是日出之初也自昭明德于其初晉進不已明不欲過于中也故卦取晉晝之象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龜山曰晉如其進也摧如其退也居晉之初量而後入无心于進退者也雖進退无常獨行正而已故正則吉

罔孚裕无咎伊川曰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于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皆有咎也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

咎未受命也伊川曰君子之于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初六當晉之初晉如而又摧如欲進欲退不欲應于九四之晉如鼫鼠者也獨行其正幸而有孚于其上則以正而進是謂貞吉若不幸而罔孚則未輕于受命守正而退亦有餘裕何咎之有孟子曰我無官守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即易所

謂裕无咎也向使為初六者微而在下既輕進于未受命之初又輕退于已受命之後不得謂之裕无咎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伊川曰愁謂其進之難也誠齋曰六二以柔順之德進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為憂而不以進為喜若此可得吉矣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伊川曰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六五也龜山曰居中履正素位而行則明雖不見鬼神之至幽者其福之矣故受兹介福于王母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伊川曰介大也受兹介福以中正之道也

六二柔順得中處大臣之位懼不勝任以進為憂此晉如愁如之所以貞吉也所為若此則幽而神明亦將祐之以大福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況當晉晝大明之時六五應之于上宜其錫馬蕃庶寵遇之愈厚也

六三衆允悔亡伊川曰三陰皆順上者也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悔之所以亡也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伊川曰上行上順麗于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六三體本坤順衆志允從可以上行而文不言晉者

四猶欲沮其進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伊川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又曰三陰皆在己下勢必上進既非所安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于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伊川曰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晉卦坤下三爻皆有順德欲上進而麗于六五離明之君九四乃間沮之于其上處不當位而貪進不已是晉如鼫鼠之象也然鼫鼠貪而畏人猶晝伏而夜

動九四剛暴當晉晝大明之時貪不畏人其為惡也甚于鼫鼠矣以此為貞其危可知故曰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曰六以柔居君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得失如此而往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于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伊川曰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六五虚中而得離明之正有晝日三接之象明進而

不已亦不欲過乎中也推誠委任應于六二區區失得不至苛察以此而往則吉而有慶无所不利非但悔亡而已也後世如唐德宗以强為明猜疑臣下終必有悔尚何往有慶乎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伊川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于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惟獨用于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

于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于剛進則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于貞正之道為可吝也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伊川曰既得吉而无咎復云吝者其道未光大也又曰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則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

六五失得勿恤明不可過乎中也上九維用伐邑寧以剛而自治于内亦不可過剛于其外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序卦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伊川曰為卦離下坤上明

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于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又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君子也

當晉之時君明于上臣順于下甚易處也當明夷之時君暗于上文明之臣反見傷于下甚難處也知其難處而利在艱貞非文王箕子孰能之乎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伊川曰明入于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伊川曰內卦離有文明之象外卦坤者柔順之象為內有

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伊川曰明夷之時利于處艱難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晦藏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明夷者紂之時也彖言文王箕子以當其事爻不言文王者文王以明德在下而受傷羑里之事亦難言也六五爻曰箕子之明夷利貞五君位也言箕子之

有内難者不欲斥言紂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明也

坤順也文明之臣雖受傷於下亦終欲柔順以事其

上不敢謂六五之君昏暗于上而終恐見傷于下此

上六之所以不言明夷也明夷卦言文王箕子之事

與革卦不同或謂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是湯

武之事則誤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伊川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于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于涖衆也不極其

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

明入地中旦則復出晦所以養其明也君子觀象而凡涖衆之道皆欲養明以晦則明无所傷非獨處明夷昏暗之時而後欲用此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注云明夷之主在于上六上六爲至暗者也初處卦之始最遠于難也龜山曰居明夷之初在下而未蒙難也翔而後集卑以自牧而已不矯激以爲高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誠齋曰當紂之時其伯夷太公避紂海濱之事乎潘氏曰君子去之唯恐不速三日不食時也主人不知識誚其遽去所以有言象曰君子于

行義不食也童溪曰謂去其位則義不食其禄

上六為昏暗之主初九遠于上六雖未蒙難巳欲避難而去如飛鳥之垂其翼恐受傷于上也又言初九陽剛有君子于行之象見幾速去三日不暇食而有攸往唯初九微而居下則可以有辭而去也故曰主人有言主人者言所居之地也有言者有辭也義不食其禄則有辭而去如伯夷太公之避紂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䟽云左者取其傷小則比夷右未為切也

伊川曰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誠齋曰股肱左右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拯既傷股矣非凶乎傷而獲拯非凶之吉乎當紂之時此正文王之事也見囚者傷股也伯夷太公歸之閎夭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拯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伊川曰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文王為崇侯所譖囚于羑里受傷于邪臣是夷于左股之象也文王所以免于禍者用拯馬壯吉是閎夭諸人救文王之力也文言順以則也文王以中正之

道而事商合乎天則故為天所相宜其吉也文王豈求幸免者哉故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當上六失則之時文王終欲順則于其下所以為六二之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伊川曰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不可疾貞伊川曰正之不可急也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伊川曰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

九三在下卦之上是人臣而為方伯者也當紂之時崇為首惡文王伐崇以除害欲得其大首而不可疾

貞是再駕而崇降之時也九三應于上六唯文王受
天子命而為方伯得專征伐故可以南狩伐崇而大
得志所以為貞也文王受命專征至于伐崇而止故
取九三爻以明其象謂其止于下體之上亦不敢越
于上卦也六四爻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
庭六四離于上卦近于六五如飛廉惡來之徒則文
王不得過而問之矣况敢傷其上乎六五爻言箕子
之明夷而不敢言紂上六爻終不言明夷者是易之

大吉也或謂九三以明夷之臣得其大首可以誅上

六之暗君則誤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伊川曰大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于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于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于心而後行之于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于外趙山曰腹坤象也誠齋曰當紂之世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惡來之事乎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伊川曰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

六四以陰居陰近于六五曰腹曰心曰意所以中其君之所欲者非一端也六五應于六二有左股之象比于六四有左腹之象左者皆邪僻也有崇侯首惡于其下又有飛廉惡來之徒密助之于其上此紂之所以愈暗文王之所以受傷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伊川曰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于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故佯狂為奴以免于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伊川曰晦藏其明不失其貞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

五君位也但言箕子之利貞而不言紂者為其君諱不忍言其明夷也箕子商之宗臣與國同體相為存亡紂所以未亡者猶賴有箕子耳箕子之明夷利貞不可滅息則紂可以不至于亡是易之微意也或謂明夷六五已无君位而以父師當之則誤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伊川曰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于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復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

則也伊川曰初登于天君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上六曰不明又曰晦者明夷之極也日者君象也初登于天明照四國其初未必不明也後入于地可謂失則矣然夜而旦旦而晝日之入于地也豈不望其復出而明乎上六在坤上之上一旦復反則明在地上猶可以復其初是文王望其君之本意也臣罪當誅天王明聖上六雖失則于其上為人臣者但當順

則于其下此上六爻之所以不敢言明夷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序卦曰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伊川曰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至于外之象又曰明于內而巽于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于家行于家則能施于國至于天下治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又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又曰女正則男正可知

治家之道利在女正唯女子尤難齊也巽為長女離

為中女體雖不同皆利乎正離明于內巽齊于外能
為人女則可以為人婦能為人婦則可以為人母自
內而外文中子所謂明內齊外也初九曰閑有家悔
亡是治家之道當防閑于其初也六二曰在中饋貞
吉是家有內助所以教女正于內也九三爻獨言家
人者九三在內卦之上有嚴君之義是人之能治家
者也六四曰富家大吉六四屬于外卦是治家之效
自內而見于外也九五言王假有家之義上九言反

身之義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是家人卦之微意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伊川曰家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伊川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伊川曰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家正而天下定是九五王假有家者之事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伊川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于外由言行之謹于内也言謹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伊川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于悔矣又曰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伊川曰閑之于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注云居内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伊川曰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誠齋曰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曰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 伊川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内卦之上主治乎内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治内過剛則傷于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于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

婦子嘻嘻終吝 伊川曰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

象曰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伊川曰雖嗃嗃于治家之道未爲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衆必亂矣

家人卦下三爻屬離是明于内者之事上三爻屬巽是齊于外者之事九三以陽居剛在内卦之上即家所謂家人有嚴君也以嗃嗃而未失以嘻嘻而爲戒是人之能治其家者也故九三爻獨言家人

六四富家大吉伊川曰巽順于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誠齋曰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之富矣易之富即記之家肥也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疏云六四

處柔體巽得位承五能富其家者也由其體巽承尊長保祿位吉之大者也

家人內三爻屬內卦治家之道至九三而已成矣六四處家道已成之後百事具足效見于外是富家之象也六四以巽體而承九五能以順道而保其祿位吉孰大焉臣之從君猶女之從夫由內而外由家而國亦是明內齊外之義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伊川曰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人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

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于外二正家于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伊川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誠齋曰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伊川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眾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于卦終言之

象

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伊川曰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潘氏曰律已不嚴何以齊家反求諸已而已矣

上九處卦之極家道順成已有孚矣猶欲反身自治終始致謹不欲徒嚴于治人所以終吉也

☲☱ 兑下離上

睽小事吉序卦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伊川曰為卦上離下兑離火炎上兑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胡氏曰大睽乖之時上下之情異雖有大才德之人亦未能大有所為但小事則可以得吉也

睽卦唯九四上九言睽孤何也所以為六三辨也睽卦取二女不同行之象六三與上九為正應而比于九四故上九先張之弧所以欲射六三者謂其迹可疑也然六三屬于下卦九四屬于上卦二體判然譬如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兩相睽違本不相及故上九後説之弧所以不疑六三也睽卦言睽孤者二謂九四自為九四上九自為上九可以見六三之无他也當睽乖之時欲别嫌疑小事必正是吉之道也故曰

小事吉又由二五而論則君臣亦有處睽之道六五以柔弱之主處于九四上九之間上下皆睽孤也九二在下欲與六五為應亦未易合唯以九居二剛而得中屬于兌體當上下睽孤之時不敢苟同亦不敢以苟異遇主于巷以漸而合是以小事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伊川曰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伊川曰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以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說而麗乎明伊川

曰兌說也離麗也又為明
故為說順而附麗于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小事吉

伊川曰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
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
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
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于小
事吉
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曰天高地下其體
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
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
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
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
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也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
故云大
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伊川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之象于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又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初九悔亡 伊川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于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 喪馬勿逐自復 伊川曰馬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 見惡人无咎 伊川曰惡人與己乖異者見者與相乖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伊川曰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于君子而禍咎隨

之矣故必見之所以免避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初九以陽剛之才守貞而在下所以悔亡獨行无與不逐逐于外以求合唯欲自反于剛貞之道是喪馬勿逐自復之象也應于九四是卦所謂睽孤者也九四處于二陰之間迹有可疑故初九始見之以為惡人也見惡人而不與之同惡是避咎之道也所以同而異者也非謂君子必求見惡人則可以无咎也九四應于初九唯能自别嫌疑亦可无咎故九四爻曰

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伊川曰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與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則于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伊川曰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夫子特云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九二以剛中之道應于六五合于兌體之正故遇主

于巷所以取其未失道也若失道而求合是詭遇也不得謂之无咎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伊川曰三處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九合志而四阻于前二牽于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于後也牛掣阻于前也其人天且劓疏云剠額為天截鼻為劓伊川曰天而又劓言重傷也无初有終伊川曰三不合于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于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義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伊川曰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任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危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伊川曰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

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六三陰柔而不中處不當位在于二陽之間後則為九三所曳前則為九四所掣將至于重傷矣唯六三能與上九為正應故初有睽疑之迹終有遇剛之時上九爻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是與六三无初而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疏云元夫謂初九也處于卦始故云元也初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伊川曰夫陽稱元善也潘氏曰元夫大丈夫也交孚厲无咎伊川曰四與初

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至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閒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伊川曰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

九四初九爻皆言无咎以其交孚而志行也

六五悔亡

伊川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下有九二陽剛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

厥宗噬膚往何咎

伊川曰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膚體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以往而有

慶復何過咎之有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睽卦九四上九爻皆言睽孤而六五處其中是上下睽孤之時也所以悔亡者六五以柔中之道應于九二其交易合至于深入有厥宗噬膚之象故往有慶而何咎即象所謂得中而應乎剛也

上九睽孤伊川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雖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童溪曰睽生于疑而孤又生于睽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伊川曰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

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汙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積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

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伊川曰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于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讐乃婚媾也

往遇雨則吉

伊川曰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于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伊川曰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疑皆亡矣

上九處睽孤之極其始疑六三也非豕而見之若負

塗非鬼而見之若満車非寇而見之若寇讐无所不疑矣唯上九屬于離體居高而明能知六三之比于九二是同屬兑體者也九二中正已无可疑又知六三之比于九四卦有上下二體判然如上火下澤之不相及故上九終與六三和合有遇雨則吉之象而羣疑盡亡是以正而應者亦无終睽之理也

涼山讀周易卷十